



论小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策略的演变

于 展

摘 要: 小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思想和策略在实践过程中经历了从非暴力劝说到非暴力强制再到非暴力“革命”的过程。金早期的非暴力劝说策略希望通过黑人的受难牺牲唤起白人的良知觉醒,但这过于理想主义,不可能改变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没有成功。金中期的非暴力强制策略则通过非暴力斗争引起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力抵制,吸引了媒体关注,引发了危机,最终迫使联邦干预。这一策略以理想主义的手段对联邦政府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取得了很现实的理想结果。金晚期的非暴力“革命”策略则在目标和手段上都过于激进,不能得到联邦政府和白人自由派的支持,最终失败。可见,能否把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是非暴力策略成功与否的关键。

关键词: 小马丁·路德·金; 非暴力劝说; 非暴力强制; 非暴力革命

中图分类号: K71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3-0030-10

小马丁·路德·金 1929 年 1 月 15 日出生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个中产阶级黑人牧师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于 1955 年在波士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金的非暴力思想来源于美国黑人宗教传统与西方哲学及基督教思想的完美结合。金一出生,他的家庭就把他与非裔美国人的宗教传统联系在一起。但他的大部分思想是从正规的严格的学术训练中获得的。在莫尔豪斯学院期间,金学习、接受了梭罗的公民不服从理论。在克鲁泽神学院时,金博览群书,阅读了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以及当代著名教授的作品。在此期间,尼采哲学和甘地的思想对金影响最大,尤其是甘地的爱与非暴力的思想影响了金以后的人生历程。金在甘地的爱与非暴力的哲学中,发现了社会改革的方法。在波士顿读博期间,金又学习了个人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从黑格尔那里学到了理性和辩证的思考。至此,金形成了基于爱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并信奉终生^①。但金的非暴力思想和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践过程中经历了从非暴力劝说到非暴力强制再到非暴力“革命”的过程^②。

① KING M. Stride Toward Freedo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8: 96-101.

② 很多著作致力于论述金的非暴力思想,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从传记研究的角度论述金非暴力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如 COLAIACO J. Martin Luther King, Jr.: Apostle of Militant Nonviolenc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1988; 有的从哲学层面对金的非暴力思想进行阐释,如 MOSES G. Revolution of Conscience: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Philosophy of Nonviolenc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7; 有的则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分析金非暴力思想的来源与影响,如 KING M. Mahatma Gandhi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Power of Nonviolent Action.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9; 有的集中探讨金公民不服从思想的特点等,如 SCHLUETER N. One Dream or Two? Justice in America and in the Thought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2; 也有一些学者关注金后期思想的演变,如 DYSON M. I May Not Get There With You: The True Martin Luther King J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2000. 这些论著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其中大部分著作还缺少整体和宏观的分析和评价,本文力图在综合各种二手成果 and 参考大量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非暴力劝说

在1955年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的斗争实践中,金的非暴力思想得以初步形成和发展。当时金刚博士毕业,在蒙哥马利德克斯特大街浸礼会教堂做了一名牧师。不久,就发生了公车抵制运动。26岁的小马丁·路德·金博士被选为公车抵制运动协会主席。在领导公车抵制运动的过程中,金迅速成长为一名主张非暴力斗争的魅力型领导人。他的非暴力思想也由此渐具雏形。

首先,他认为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是其非暴力斗争的基础。他深信“博爱是一种无私性而有创造性的爱,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博爱应用到社会领域就会实现所有人都是兄弟关系,促成社会和谐,最后走向大同世界”^①。金不厌其烦地向黑人宣扬爱的哲学:“爱必须是我们通常所向往的理想。我们一定要再一次听取基督的告诫:爱你的敌人,为诅咒你的人祝福,为罪恶对待你的人祈祷。”^②他认为真正的爱(agape)是超越了罗曼蒂克的爱,超越了友谊之爱,它是一种相互理解的、创造性的、救赎性的、对所有人的善意。它的突出表现是爱做邪恶之事的人,但恨此人所做的邪恶之事,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爱你的敌人”^③。在此基础上,金认为非暴力是爱和真理转化成社会改革的强大工具,是实现基于爱的基督教共和国这个理想的有效方法。它的基本原则包括:非暴力抵抗并非是一种懦夫的手段,而是一种有效的抵抗,它在肉体上是消极的,但在精神上是积极的;非暴力的特点并不是谋求击败并侮辱对方,而是赢得其友谊与了解;非暴力要求消除非正义,而不是消灭那些可能是非正义的白人;非暴力抵抗运动宁愿受难而不施行报复,忍受敌人的打击而不进行反击;非暴力斗争不仅能避免对外部躯体的暴力行动,而且也能避免对内在精神的强暴行为。非暴力并非软弱和怯懦的象征,而是把弱点变为长处,在面对危险时使人产生勇气^④。金在坚持非暴力原则的同时,坚决反对暴力和仇恨。简言之,“基督提供精神和动力,甘地提供方法”^⑤。金把基督教的爱与甘地的非暴力方法紧密结合起来,开始形成比较系统的思想。

金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可概括为非暴力劝说。这种道德劝说基本上是非强制的,它强调通过理性和说服的方法改变白人种族主义者。金相信,通过非暴力劝说,黑人能最终改变种族主义压迫者的心灵。它在劝说对手认识错误的同时,寻求唤起其道德耻辱感。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非暴力最终是一种说服的方式,它通过唤起大多数正派人的良知来实现正义……我们要和平地、公开地、愉快地行动,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说服。我们要竭力用自己的话语说服对手,但如果这种方法失败了,将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我们愿意通过谈判寻求公平的妥协,但也时刻准备受难甚至献出生命。面对黑人的团结、自尊、甘愿受难和拒绝还击,压迫者便会发现自己的残忍……我们将以忍受苦难的能力与你们施加苦难的能力竞赛……我们不恨你们,但不能遵守你们不正义的法律。无论你们做什么,都爱你们。炸毁房子,威胁孩子……把我们打得半死,我们仍旧爱你们。但我们不久便会通过受难的能力击溃你们。在我们赢得自由的同时,唤起你们的良知,最终战胜你们。^⑥

因此,即使在自己的房子被炸以后,金仍以德报怨,用演说平息了围在他身旁携带武器的黑人群众的怒火,避免了暴力的发生。他这样说:“如果你有武器,请带它回家,我们必须以非暴力对抗暴力。记住耶稣的教诲:‘依靠刀剑而活的人必死于刀剑之下。’我们必须爱我们的白人兄弟,无论他们对我们做

① 罗伯特·威廉·带枪的黑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100。

② KING M. Strength to Lov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3: 47; MEIER A, RUDWICK E, and BRODERICK F. Black Protest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1: 135.

③ KING M. Stride Toward Freedo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8: 104-106; FONER P. The Voice of Black America: Major Speeches by Negro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797-1973.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75: 328-331.

④ KING M. Stride Toward Freedo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8: 102-104; Meier A, Rudwick E, and Broderick F. Black Protest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64-268.

⑤ MEIER A, RUDWICK E, and BRODERICK F. Black Protest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1, 135.

⑥ KING M. Stride Toward Freedo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8: 217.

什么。”^①这种“爱压迫者这个人,但反对他的邪恶的行为”以及以受难、牺牲、宽恕和说服为特点的非暴力,被称之为诉诸良知的非暴力。

后来,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在1961—1962年的奥尔巴尼运动中对此思想进行了实践。在这场运动中,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抗议主要体现为非暴力劝说,以使敌人放弃隔离。金写道,抗议的目标是改变压迫者的观念,使他们认识到,真正的尊严、爱和平等不该因人的肤色而异^②。但大量的抗议者遭到了当地警察的逮捕,其间没有发生暴力冲突。警察局长劳里·普里切特研究了金的方法,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大规模非暴力逮捕的策略,有效地瓦解了运动。而且,为了最大限度地削弱金的影响,在金等人被宣判几天后,普里切特特意安排了一名神秘的陌生人把他们保释出狱。警察们这种不采用暴力手段的做法,既没引起新闻媒体的兴趣,也没激发那些有可能支持运动的人的愤怒,因此没有引起公众关注与联邦干预。奥尔巴尼的种族主义者对道德和宗教的劝说也根本无动于衷。结果这场运动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运动的最终失利使金的道德理想主义开始破灭,他和他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同事意识到,不能单纯依靠白人良知的觉醒来开展运动,幼稚的非暴力劝说在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南方很难奏效,也不能迫使联邦干预。金和沃克等人对肯尼迪总统的表现很不满,批评他没有对奥尔巴尼地方官员施加足够的压力。扬回忆说:

我们认为肯尼迪政府反对我们,似乎只有当由像自由乘车引发的类似的暴力危机产生时,重要的联邦行动才会出现。普里切特能够非暴力地维持种族不正义,使总统和其他美国人愿意接受这一局面。政府和全国对奥尔巴尼的反应表明,和平的隔离很少引发像种族主义者攻击自由乘客那样激起的愤怒。^③

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由此意识到,赢得全国性的关注并不意味着联邦政府会采取措施保护民权。金向他的同事们强调事先计划、训练和选择一个特别目标的重要性。金告诉他的手下,他想要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他不想再做一个消防队员^④。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由此学会更谨慎地选择目标,它把目光投向伯明翰,那里具备一切合适的条件:不仅有地方黑人的积极支持,还有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警察的抵制。

二、非暴力强制

1963年,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选择伯明翰作为第二个主要运动地点。这场运动从奥尔巴尼运动中吸取了一些教训,最重要的一点是,非暴力劝说策略试图改变对手的观念是不现实的。金开始意识到,如果要取得成果,必须使用强制性的非暴力手段,以迫使南方当局实施进步的变革,而不能寄希望于说服白人对手认识错误。他也认识到,联邦立法是有效变革的一个途径,而立法需要得到全国媒体和公众的帮助和支持。

伯明翰是美国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一位黑人牧师和民权积极分子佛瑞德·沙特尔史沃斯,已经同伯明翰的隔离主义分子斗争了7年。他极力邀请金与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到伯明翰来领导运动,发起大规模非暴力斗争。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为此做了很多细致的准备工作,其执行主任沃克负责具体的工作。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沃克为伯明翰运动制定出新的计划——“C(Confrontation)计划”,意思是对抗。抵制的目标慎重地选为市区的百货商店,并考虑了每一个可能发生的细节,包括为大规模逮捕准备的保释金。4月3日,黑人开始行动,每天均有游行、请愿、抵制、静坐等示威活

① KING M. *Stride Toward Freedo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8: 134-38.

② GARROW D. *Protest at Selma*;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21.

③ GARROW D. *Bearing the Cross*;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New York: W. Morrow, 1986: 217.

④ WEXLER S.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 Eyewitness History*.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3: 143.

动。由于警察的逮捕和法官的禁令，“C计划”遭到了严重的挫折。金等领导人也很快被捕入狱。金在狱中写了著名的“从伯明翰监狱发出的信札”，详细说明了非暴力哲学，解释了激进的非暴力抗议的有效性。虽然不久他们获保释出狱，但他们发现抗议正失去支持。民权领导人开始规划运动的下一阶段。詹姆斯·贝弗尔设计了一个新策略，他要求使用伯明翰黑人学校的孩子作为示威者。金同意这一策略。不久，很多十几岁的青少年们涌入教堂中的非暴力讲习班进行培训。5月2日，孩子们在伯明翰开始了示威。1000多名黑人孩子从第16大街浸礼会教堂出发，到大街上去游行示威，结果全被逮捕。第二天，警察在第16大街浸礼会教堂设置路障，那里1000名黑人学生正在集会游行。警察局长公牛康纳命令警察用警犬和消防龙头对付示威学生，很多孩子受到严重的伤害。全国人民在电视上看到了孩子们被水龙冲击和被警犬撕咬的画面，国内外的新闻杂志把伯明翰事件放到了他们的头版头条。这一暴力事件使美国公众大为震惊，也引起华盛顿的高度关注。5月4日，司法部派负责民权问题的司法部长助理马歇尔到伯明翰敦促金和城市商界领导人进行谈判^①。以后几天，游行规模不断扩大。5月6日，2000多名示威者入狱。警察不断地用消防水龙、警犬和棍棒竭力把游行赶回城市的黑人区。在马歇尔到达伯明翰的时候，许多伯明翰商人已经感觉到抵制和骚乱对他们销售额和利润下降产生的影响。他们意识到持续的混乱会破坏市区商业，因此在马歇尔的斡旋下，他们开始与民权领导人进行谈判。最终经过各方妥协，协议达成，伯明翰的隔离被取消，运动基本达成目标。

伯明翰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推动了遍布南方各地非暴力直接行动浪潮的兴起，有力促进了联邦干预和立法，为后来1964年民权法的制定和通过铺平了道路。据司法部统计，伯明翰运动后10个星期内，在南方的186个城市至少发生了758次示威活动，接近15000人因为抗议被逮捕^②。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示威活动对肯尼迪政府提出民权法案起了重要的作用。伯明翰震惊了整个南方，肯尼迪政府担心示威导致骚乱和流血，害怕不负责任的极端分子的暴力取代非暴力抗议，因此开始积极支持金等负责的黑人领导人。不久，肯尼迪总统向全国发表关于民权问题的电视讲话，首次承认黑人民权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他说：“我们主要面对着一个道德的问题。它像圣经一样古老，像美国宪法一样清晰明了。问题的核心是是否所有的美国人都被给予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③他许诺很快向国会提出民权立法。6月19日，肯尼迪向国会提交了一个新的民权法案，它覆盖了公共设施、学校、选举权和平等就业等各方面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法案。

可见，非暴力直接行动引发暴力，制造危机事态，最终能迫使联邦进行干预与立法。此前，美国联邦政府一直未承担保护黑人公民权利的责任。黑人通过自己的政治经验意识到，只有产生危机，才能解决问题。1963年伯明翰运动以后，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成为在南方城市中制造政治危机的高手。金经常提到，在任何对抗中，公众的同情通常会倾向于受害者。因此，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慎重选择它的目标，并充分利用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对手的残暴。在每一次运动中，人们都能容易地把英雄和恶棍区分开来。白人的暴力行为日益增多使得联邦政府与地方当局被迫与黑人进行谈判，做出有价值的让步。肯尼迪总统为什么在1963年提出了全面的民权法案？罗伊·威尔金斯认为他这样做的原因是，马丁·路德·金和他的同事们在伯明翰的行动使国家意识到了危机的来临，这要求国家在更高层次上予以重视^④。

金在1963年伯明翰运动及其后来一系列非暴力运动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到1965年塞尔玛运动时，金的思想就彻底完成了从非暴力劝说向更激进的非暴力强制的转变，这次的主要目标是确保选举权法案的制定与实施。

塞尔玛的地方警长克拉克常常对黑人施以暴力侵害。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领导人确信，和平的

① GARROW D. Bearing the Cross: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New York: W. Morrow, 1986: 250.

② LEVY P. Let Freedom Ring: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Praeger, 1992: 116.

③ LEVY P.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8: 173.

④ COLAIACO J. Martin Luther King, Jr.: Apostle of Militant Nonviolenc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1988, 142-143.

抗议一定会激怒克拉克,引发暴行。这样,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可以借此吸引全国的注意,从而支持联邦政府制定强有力的选举权法案。运动的计划是:实行和平示威,争取黑人与生俱来的公民权,引发南方白人的暴力,吸引来自全国的新闻报道,唤起全国民众和领导人的觉醒,从而赢得他们的支持,取得民权立法的成功。金曾公开强调,塞尔玛运动的目标就是通过新的联邦选举权法案,这个目标的前提是呼吁公众与国会的觉醒^①。具体该如何做呢?金写道,“南方黑人必须迫使压迫者在光天化日下实施暴行”,因为“这些暴行可以唤起其他美国白人的觉醒,否则单靠黑人的力量是不足以推动国会和政府行动的”。他列出非暴力的四个步骤:1、非暴力示威者到大街上去行使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2、种族主义者通过向他们施加暴力进行抵制;3、美国民众觉醒,要求联邦干预和立法;4、政府在大众的压力下,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和实行补救性的立法。运动成功的关键是迫使种族主义者采取暴力行为,吸引全国公众的关注^②。金认为,这样的策略会使反对者失去理智,从而对黑人实施暴行,致使其名誉受损。无论什么时候,在媒体进行现场报道的情况下,种族主义者以暴力来攻击非暴力的示威者,都会激发民众对他们的愤怒,从而削弱公众对他们的支持。

在此过程中,媒体报道对唤起公众觉醒至关重要,因为广大读者与观众会因此而决定是否支持运动。积极利用媒体,有利于运动的发展。到1965年,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决定努力激发对手的暴力行为。这种有意引发警察暴行的非暴力挑衅,将集中全国和国际上的注意,以争取联邦干预。安德鲁·扬就指出,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策略就是要使种族主义者在主要街道上、在大中午、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的电视摄像机前攻击和平的抗议者^③。可见,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非常清楚电视等新闻媒体在向全国揭露南方白人暴行方面的重要性,但同时,它又要利用电视限制种族主义者使用过度的暴力,从而达到引发暴力和限制暴力的平衡,实现以较小的牺牲换取较大利益的目标。正如亚当·费尔克拉夫所写的那样:“通过仔细寻找它的目标,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把白人的镇压暴行公开化,并尽可能地扩大其影响。但它努力这样做的时候,又尽量把白人的暴力控制到最低程度。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在记者和摄影师队伍的陪伴下,有效地约束了白人警察,限制他们使用暴力。”^④

塞尔玛运动基本按照金所设计的步骤开展起来。运动成功的关键是需要南方种族主义者行使暴力以引发全国的愤怒。这样的暴力事件很快发生,尤其是“流血星期天”的发生,令举国震惊。当时游行群众遭到警察的野蛮攻击,很多人受到严重的伤害。阿米莉娅·博恩托不仅脖子受到警棍的严重击打,还被催泪弹熏得昏迷不醒。刘易斯的头骨骨折,是17个住院治疗的示威者之一。还有40人只是在医院里做过紧急处理就出院了。那天晚上,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中断原来的节目,播放了亚拉巴马警察在埃德蒙皮特斯桥攻击美国市民的场景。很多观众看了电视后,义愤填膺^⑤。约翰逊总统马上发表了谴责暴行的演说,并很快启动了制定选举权法案的程序,最终选举权法在几个月后就迅速在国会通过。

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最终取得了塞尔玛运动的胜利,这证明了其策略的有效性。他们激发种族主义者以暴力来对待和平的抗议者,制造危机,吸引媒体对黑人遭遇的关注,得到来自公众的支持,迫使地方当局谈判和联邦政府干预,最终取得成功。

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这种有意引发暴力的做法难免遭到非议,但这种批评其实并没有什么道理。金

① GARROW D. Protest at Selma;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23.

② WASHINGTON J. A Testament of Hope: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6: 127; Garrow. Protest at Selma, 225.

③ COLAIACO J. Martin Luther King, Jr.: Apostle of Militant Nonviolenc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1988: 141.

④ TORRES S. Black, White, and in Color: Television, Policing, and Black Civil Right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4.

⑤ CARSON C. The Eyes on the Prize: Civil Rights Reader: Documents, Speeches, and Firsthand Accounts From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 1954-1990. New York, N. Y., U. S. A.: Penguin Books, 1991: 214.

和他的同事们事先已清楚地告诉了人们非暴力行为可能引发的危险,从而使人们能面对和克服恐惧。还教导人们如何应对暴力,它的态度是强硬的,但结果是有效的。具体说来,在公共抗议中,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一方面尽量引发白人的暴力,但同时把损失控制在最低点。媒体在这一策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广泛的媒体报道使执法官员谨慎从事。如果记者和摄像人员在场,警犬、消防水龙和成队的士兵比谋杀和爆炸更有影响。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就这样在引发暴力与控制暴力之间维持了绝妙的平衡,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暴力而不是致命性的暴力,恰到好处^①。

总之,从1955到1965年,金的非暴力策略经历了从幼稚的道德理想主义到注重实效的理想主义的转变,金与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非暴力强制策略可概括为: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任务不光要解决某个地方社会的隔离问题,而且还要从根本上废除整个隔离体制。它通过地方抗议给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促使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来反对白人至上主义。它还寻求把白人暴力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一方面激发白人种族主义者实施暴力,让媒体曝光,唤起公众觉醒;另一方面,借助媒体的现场报道,控制白人警察的施暴行为^②。在强压之下,联邦政府被迫做出反应,回应改革的要求,提出民权法案,运动至此达到了其基本目标。

三、非暴力“革命”

随着民权运动形势的发展,尤其是黑人权力运动的兴起与北方贫民窟中黑人骚乱的蔓延,金的思想又随之发生变化。1965年以后,金到纽约黑人区讲话时,嘘声四起,甚至有人向他投掷臭鸡蛋。这些贫民窟里贫穷的年轻黑人直截了当地告诉金:“不要对我们唱非暴力的歌,也不要唱进步的歌,因为非暴力和进步只属于中产阶级的白人和黑人,我们对你不感兴趣。”^③金大受触动。1965年,他在与阿里克斯·哈利(Alex Haley)会见时说:“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白人温和派喜欢用来证明其渐进主义的所谓黑人的进步,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尤其对黑人大众来说,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步,即使民权法案也只是适用于中产阶级黑人。在黑人大众中,尤其是在北方的贫民窟里,境况没什么变化,甚至更糟。”^④在这艰难而关键的时刻,金毫不退缩,进行了新的积极探索。

1966年,金携带全家离开南方,搬入芝加哥的黑人贫民区,开始接近和了解黑人社会的最底层。在芝加哥贫民区充满成见甚至敌意的环境中,金发动了以非暴力游行抗议反种族隔离及降低房屋租金和结束贫民窟的芝加哥运动,但最终草草收场,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开放住宅的协议成为一纸空文,没有实施。而且,随着贫民窟持续呼喊黑人权利以及种族骚乱的发生,白人对黑人事业的同情被恐惧所取代,1966年开放住宅法案因此没有得到通过。运动之所以失败,首先是因为芝加哥的黑人不同于南方黑人。他们不是隔离的,他们有投票权,虽然其选票经常不得不投给戴利。他们会来听金的演说,但不会留下来游行。尽管金强调非暴力,但芝加哥黑人在此期间采取了一些暴力行为,金无法阻止它。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成员琳达·布赖恩特就指出:参加金领导的芝加哥游行的民众从来没参加任何非暴力的讲习班,他们从来没听过任何“爱你的敌人”的演讲,他们只是一些愤怒的人们。他们游行时,如果遭到白人的砖头和瓶子的袭击,就会捡起砖头,朝白人扔回去^⑤。第二,戴利市长不同于“公牛”康纳和克拉克。他并不反对金来到他的城市,并严令禁止城市警察使用暴力或恐吓手段。金依赖他对手的残暴来引发全国愤怒的策略,被戴利轻而易举地就化解了^⑥。金的策略还削弱了白人自由派对他的支持,他

① FAIRCLOUGH A. To Redeem the Soul of America: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7: 225-229.

② FAIRCLOUGH A. To Redeem the Soul of America.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7: 7-8.

③ KING M.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55.

④ LNCOLN C. Martin Luther King, Jr.: A Profil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4: 252.

⑤ HAMPTON H and FATER S with LYNN S. Voices of Freedom: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0: 318.

⑥ SALMOND J. My Mind Set on Freedom: A Hi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1954—1968. Chicago: Ivan R. Dee, 1997: 140-141.

们对运动产生的混乱及骚乱的蔓延日益感到不满,也对消除住房隔离可能引起的房产贬值和生活条件恶化感到不安。可见,改善北方贫民窟的条件比早期南方的非隔离斗争更艰难。芝加哥运动深刻暴露了非暴力方法在北方的局限性。

芝加哥运动后,金对美国社会的基本看法发生了改变。他对美国民主的信念认为,种族主义不仅是一个南方问题,更是一个全国问题;种族主义不仅仅是非理性的偏见,它也深深扎根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中。芝加哥运动教会他这一点。他懂得需要国家经济结构的根本变革,才能铲除贫穷,其思想开始从自由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金开始把种族问题和贫穷问题联系起来。他说:“这些社区成为贫民窟,并非仅仅是黑人不喜欢卫生或不保护它,而是因为整个制度使它走了这样一条路。我们把这条路叫做贫民窟之路——糟糕的住宅不仅仅是住宅本身,而且它还意味着糟糕的学校和糟糕的工作。它还意味着三代人所共同走的路,即三代人共同忍受着糟糕的住房和糟糕的教育。”^①因此他呼吁,“黑人必须得到他应得到的东西,必须给黑人特殊的待遇,这可能与传统的平等机会与平等对待的思想相冲突,但一个几百年来一直‘虐待’黑人的社会,必须给黑人以补偿和优待,才能确保黑人在一个正义与公平的基础上竞争”^②。1967年夏,他告诉一名记者:“这些年来,我一直是在为改革现存的社会结构而工作。在这里搞一点,在那儿搞一点。现在我的感觉不同了,我认为我们必须将整个社会加以重建,并且来个价值观上的革命。”^③他深信他所生活的社会是个病态的社会,从而开始把民权、财富分配和战争联系起来。他说:“资本主义有些部分是错误的。”“运动必须使它自己转向整个美国社会的重建。”金已经意识到,要重新选择方向^④。

金开始制定新的策略,由于不能得到老的民权联盟的支持,他开始努力在一个更激进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创立一个新的联盟,他把更多重点放在了阶级政治上。他指出:

事实上有更多的贫穷白人……当我们谈论我们将往哪里去的问题时,我们要坦诚地面对这个事实:这场运动必须转向重建整个美国社会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有4000万穷人?当你开始问这个问题时,你正在提出一个关于经济制度的问题,一个更广的财富分配的问题。当你问这个问题时,你开始怀疑资本主义经济。共产主义忘记生活是个人的,资本主义忘记生活是社会的,友爱的王国是建立在两者更高的综合之上的。^⑤

金日益成为一名西方资本主义的反对者,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变成一名民主社会主义的宣扬者^⑥。这种呼吁财富与权力的重新分配以及社会经济结构重新改造的要求就像一场“革命”,对黑人运动的联盟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们不愿意削弱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在此“革命”思想指导下,1967年秋,金宣布在第二年春天开展“穷人运动”计划。针对当时此起彼伏的城市骚乱,他认为它们发生的真正原因是白人社会的巨大罪恶的结果——白人的激烈抵制、严重的黑人失业、种族歧视和越南战争,而非暴力直接行动提供了一个针对骚乱的建设性选择:“使一个城市的运作混乱而不破坏它,比骚乱更有效,因为它能持续更长的时间,可以耗费更大的社会资金,却并不会导致严重的灾难。”^⑦他警告,“要么是激进的大规模非暴力,要么是骚乱”^⑧。当记者们问金抗议计划的情况时,他回答说,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计划通过把成千上万的贫穷居民带到华盛顿,在那里搭建帐篷,等

① LNCOLN C. Martin Luther King, Jr.: A Profil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4: 192.

② KING M.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90.

③ LNCOLN C. Martin Luther King, Jr.: A Profil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4: 201-202.

④ LNCOLN C. Martin Luther King, Jr.: A Profil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4: 236.

⑤ FONER P. The Voice of Black America: Major Speeches by Negro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797-1973.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75: 461-462; KING M.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New York: W. Morrow, 1986: 187.

⑥ LNCOLN C. Martin Luther King, Jr.: A Profil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4: 230.

⑦ WEBER D. Civil Disobedience in America: A Documentary Histor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222; GARROW D. Bearing the Cross.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6: 127; Garrow. Protest at Selma. 574.

⑧ WASHINGTON J. A Testament of Hope.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6: 127; Garrow. Protest at Selma. 69.

待联邦行动,从而把非暴力提升到公民不服从的水平。具体来说,“穷人运动”计划从全国的10个城市和5个农村社会招募3000名贫穷的黑人、白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集中进行非暴力训练,然后去华盛顿进行游行。运动也包括遍及全国、在一些重要工业和商业城市进行的支持性示威和抵制活动。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推动国会通过金提议的照顾弱势群体的权利法案(需要120亿美元拨款),内容包括结束住房歧视、确保穷人就业以及贫民窟重建等。运动还计划在首都搭建帐篷,建立复活城,然后从城中出发,不断向立法者进行游说,开展大规模游行,把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弱势群体的困境上。金强调,虽然运动的性质和目标仍将保持非暴力和融合,但抗议者将开展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通过在国会和政府大楼前进行静坐和中断交通等措施,使国家首都停止运作。由于运动现在挑战了整个美国的体制,要求财富与收入的重新分配,因此金甚至直接对《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从事的是阶级斗争。”他相信,大规模的非暴力直接行动一定会迫使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的美国白人做出让步,带给穷人所需要的经济正义^①。正当金开始努力开展他的“穷人运动”计划时,不幸遇刺身亡,其梦想最终没有实现。民权运动从此走向衰亡。

金努力运用公民不服从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不啻一场革命,难度很大。

首先,他的目标过于激进,要求完全的、实质性的经济平等和美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强迫政府进行政治、经济权力的重新分配,直接触动了政府和白人自由派的利益,所以不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金对美国资本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是错误的,我们对整合进这个价值体系不感兴趣。一个激进的权力的重新分配必须发生,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来改变它们”。因此,“我们必须形成一个计划,我们必须制定新的策略,它不依赖于政府的好意,而是要强迫不情愿的当局屈从于正义的要求”。计划最重要的目标“包括保障性年薪和铲除贫民窟”,而保障性收入实现的条件是,它“必须以社会的平均收入而不是最低收入为标准,它必须是动态、变化的,随社会总收入的增长而增长”^②。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黑人在经济上的平等。

其次,目标的激进也导致手段上的激进。在斗争手段上,金强调“我们将找到一种方法,在必要的时候扰乱我们的城市,创造‘危机’,强迫国家注意这样的形势,把它揭示出来,但同时不破坏生命和财产”。“我们将安营扎寨——把帐篷搭建在白宫前面,直到国会开展行动。我们要让它知道,除非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将长久地被麻烦所困扰。这个国家将不得安宁,除非它限期解决我们的问题。”^③

事实上,金的这个非暴力计划难以具体实施。首先,他已经从主张直接的公民不服从(违反不正义的南方隔离法)转向强调间接的公民不服从(违反交通法等普通法规)^④。在重视法治的环境中,这种违法行为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其次,金的态度也日趋强硬,使白人感到不舒服。金在早年对公民不服从的辩护中,比较同情隔离分子,认为他们只是愚昧的受害者,强调黑人通过满怀爱心地面对压迫者的邪恶说服和改变他的能力,相信这最终会导致救赎与和解,其结果就是博爱社会。但他也承认,不开展强有力的斗争,没有人会放弃他的特权。后面的观点在他后期的言辞中占了优势地位,他越来越强调力量而不是说服。他坦率地阐明了非暴力的强制性特点:“非暴力直接行动寻求引发‘危机’和制造压力,以迫使一个经常拒绝谈判的社会面对问题。”^⑤这种非暴力强制的策略通过吸引媒体关注与迫使联邦干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后来金的目标越来越激进,手段也逐渐升级,超出联邦政府和白人自由

① COLAIACO J. Martin Luther King, Jr.: Apostle of Militant Nonviolenc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1988: 189-90.

② KING M.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164.

③ GARROW D. Bearing the Cross.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New York: W. Morrow, 1986: 580-81; WEBER D. Civil Disobedience in America. A Documentary Histor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222-225.

④ 直接的公民不服从指直接违反抗议的法律,如黑人故意进入某些州法律禁止他们进入的地方;间接的公民不服从不是违反自己所抗议的法律,而是违反其他法律,旨在使这一抗议公开化并给政府和社会带来巨大压力,如通过违反交通法规来引起社会注意而表达自己的抗议。见何怀宏.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7.

⑤ SCHLUETER N. One Dream or Two? Justice in America and in the Thought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2: 143.

派可接受的程度。以前的斗争经历已经表明,没有联邦政府的干预,南方黑人难以取得胜利。金开始挑战这一传统方法,直接与联邦政府对抗而不是获得它的支持,因此很难获得成功。此外,金力图把反战运动与民权运动结合起来,他1967年后公开发表反战演讲,批评联邦政府的越南政策,进一步失去了自由派和联邦政府的支持。

同时,由于城市骚乱的影响,非暴力直接行动也越来越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媒体在其中起了消极的作用。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本来在运动前期帮助唤醒了全国对黑人在大街上游行与唱歌的同情,但在后期它们对黑人骚乱报道却阻碍了黑人的事业,它把公众的同情变成了抵制^①。因为电视是把双刃剑,观众会根据看到的电视画面对示威者表示支持或反对。当抗议者转向暴力,公众便不再支持他们了。运动既失去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和自由派的支持,又得不到大多数公众的同情和理解,它的失败就在所难免了。

尽管如此,金的非暴力“革命”策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联邦政府被迫采取肯定性行动计划来对黑人进行补偿和优待,以解决黑人的经济问题。虽然这一计划当时没有产生直接效果,但影响深远,在后来的实践中,有力地促进了黑人取得实质性的平等地位。

四、结 语

总之,虽然金的一生都强调非暴力斗争,但其不同时期的具体内容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与金的个人经历和斗争实践有关。金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衣食无忧,并受到良好的教育。当金在北方求学时,他惊奇地发现可以和白人学生相互交往,并可任意进入城里的餐馆或戏院,这在南方是办不到的,即使在相当开明的亚特兰大也不例外^②。金乐观地认为:“黑人和白人这种健康的关系使我相信,我们可以和许多白人结成同盟……,我原先对整个白色人种抱憎恨态度,但当我接触的白人愈多,我的这种愤懑情绪就愈加缓和,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合作精神。”^③金后期斗争策略的日益强硬,不再依赖于政府和白人的好意,而是直接与之对抗。

能否把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是非暴力策略成功与否的关键。非暴力劝说策略和非暴力革命策略都是因为没有解决联邦干预这一现实的问题而告失败。非暴力强制策略之所以成功,一方面是它通过直接行动和引发危机确保黑人成为有力量的平等的一方而不是请求与建议的弱者来与地方当局、联邦政府谈判,迫使地方当局不得不做出让步,联邦政府也不得不进行干预。而且它又灵活机动,在关键时刻进行妥协谈判,确保运动成果。同时另一方面,它又采取非暴力这样高尚的道德方式,触动了白人自由派的良知,获得了他们的同情与理解。这样它就把强制力量与道义力量、理想与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最终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压力必须适中,不能超出联邦政府可承受的程度,否则容易引起反作用,非暴力“革命”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就说明了这一道理。

另外要强调的是,尽管金的策略从劝说到强制再到“革命”,手段上越来越激进,但其核心仍是非暴力,这一点是始终坚持不变的。即使当民权运动到了新的阶段,要求完全的、实质性的(经济)平等时,面对盟友的消失和“黑人权利”的挑战,金仍坚持非暴力是最好的方法。他认为“黑人权力”是一个没有计划的口号,没有一个确定的将来。他仍相信,非暴力直接行动是社会变革最有效的动力,即使在北方城市也不例外^④。而且,金爱的哲学与融合的最终目标也基本未变,这也是他坚持非暴力的基础。因此他面对黑人权力主张的暴力革命的挑战,仍坚持反对暴力,认为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成为政府

①BRINK W and HARRIS L. Black and White: A Study of U. S. Racial Attitudes Toda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7: 10.

②CARSON C, LUKER R, and RUSSELL P. The Papers of Martin Luther King, Volume I: Born to Serve, January 1929—June 195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36.

③CARSON C, LUKER R, and RUSSELL P. The Papers of Martin Luther King, Volume I: Born to Serve, January 1929—June 195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362-363.

④KING M.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8: 21.

镇压的借口，他仍反复强调，“非暴力是黑人争取自由最切实可行的、道德上最完美的方式”^①，“是黑人在这个国家里争取正义的最强大的武器”^②。他甚至表示：“如果地球上只有一个人坚持非暴力的信念和实践，那人就是我。”^③可见金对非暴力的信念是至死不移的。而且，金的三种非暴力策略相比其他的策略仍有其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动员组织大众，开展大规模的直接行动。虽然它们在推动联邦政府干预和民权立法方面有所不同，但在改变民众思想观念方面的作用却是相似的。它们在运动过程中通过举办非暴力讲习班、召开大众会议、进行游行示威、唱自由之歌、建立公民学校与自由学校以及利用媒体等方法，不仅影响了参与运动的精英上层，也极大地改变了黑人民众的思想，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克服了他们的恐惧，提升了他们的尊严，并赋予他们以力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文化心理与公共舆论，削弱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使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些巨大的成就也是金始终坚持非暴力的重要原因。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s Non-violent Strategy

YU Zha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on-violent ideal and practical strategy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transformed from non-violent persuasion to non-violent coercion, and then to non-violent “revolution”. Martin’s strategy in its early stage was to awake conscience among the white race through African Americans’ sufferings. Racism was rather deep-rooted for this obvious idealism. In its medium stage, it was centered on non-violent coercion, which meant evoking white violence and media attention by peaceful struggles. The non-violent coercion led to social crises, mass pressure 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eventually to an ideal result: federal interventions. In the late stage, Martin’s non-violent idea transformed into “revolutions” radical in both objectives and means, and failed due to lack of support from federal or the white liberals. Therefore, combining ideal and reality closely together is the key to success in the non-violent strategy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

Key words: Martin Luther King Jr. ; non-violent persuasion; non-violent coercion; non-violent “revolution”

● 收稿日期：2016-09-05

● 作者地址：于 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明区划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Email: yuzhan1978@126.com

●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面上项目(SM201410028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SS025)

● 责任编辑：桂 莉

① KING M.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8: 63.

② FONER P. The Voice of Black America: Major Speeches by Negro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797—1973.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75: 461.

③ HAMPTON H and FAYER S with LYNN S. Voices of Freedom: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0: 456.